

致堂讀史管見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堂讀史管見

二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堂讀史管見

三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堂讀史管見

四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宛委別藏

致堂讀史管見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中首集印章集印於此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

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

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為天

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為靈。躡曰三才。

出類拔萃之謂聖。夫天地發育化育。

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為首。耦

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制文字書以
紀事後聖明理以為經紀事以為
史史為案經為斷史論者用經義我
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
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
以作春秋乘法萬世與堯舜萬禩

水土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為靈
而與物等身先大父文定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百四十二年之後

列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尚
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言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為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忠一臣節而為

良臣士庶之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不補云乎哉苟石
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為
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益
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
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為政之初

即當序之教與郡之廢遷次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善本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二月告成可謂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啓後人

伯父名氏言行家亦狀史有傳
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

子大壯謹序

致亭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
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
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
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于
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
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
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

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君而自為然
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
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弃弃之
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
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
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勾萌則首尋之木不能成矣
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
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
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
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冰堅垂及百

載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夙莫間謂操畏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丕才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惡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

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敢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况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爲本爲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若菽之利皆王政者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權取必使斯

人與官爲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酒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爲大利之源以糜百姓養生之具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官曰胥史曰卒伍曰工曰商曰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農之受害旣什百於末作矣若夫四時艱窶終歲勤動姑置而不論第撫其受害之切者以爲監焉有田則稅農之分也升輪升斗輪斗石輪石加以圭撮鼠雀之耗則可也乃至於一加再加三加又至於一倍再倍三倍歲豐穀賤則責以半錢蓋續五六斛而後可以供一斛之輸歲數穀貴庶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廩無積儲則責米之常數於稅米中又有他名之糴馬食之穀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無酬也尚有夏稅焉又有舟車之費焉其細至於貫錢之

緡亦皆令出錢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持槩量奉斛與司廩門執酒重資矣官之徒御無慮數千百輩取一年溫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之歸公家及此屬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米十萬斛者爲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爲十萬貫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券各以爲據民所藏者官不得取今甲昭然也而乃書於公籍者與戶券異文戶券無逋百姓欣然曰雖舉產半失之幸一歲門戶之事已畢無公皂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違法而賦於州州違法而賦於縣縣無從出則闕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係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習既久凡縣以督逋爲無窮之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至於燕遊之費將迎之用縣官

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五等百姓既無不逋官稅之家且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爲之除於是年虛逋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來之稅至四五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謂民不得私釀也則鬻麴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鬻孝經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曆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調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規百而取之昏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鬪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強盜斂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未減猾胥巨盜偶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者則日會爲縣無乏供

於郡則爲材令爲州無闕事於部刺史則爲賢守識擢自是而加寵祿自是而致父子相襲以爲家學朋友相習以爲公道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爲說則讎齟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唾掌四起天下靡靡認認一意於錢錢多則昌錢少則蔽其視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蓋若仇讎怨敵然惟恐濬之不深索之不力而吮剝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條特其大槩耳便儂巧黠者又不止是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爲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不

聞接刻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
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地之
道養萬物而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爲公卿大夫佐天
子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賢人君子傳此心有兼善天下
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爲刑人挾
匕首入襄子宮中途廁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
爲報仇真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
君子爲名舉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効忠
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美觀而
不足於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爲之報仇
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

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已而已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況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憚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弟臣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指則其憚之尚淺也一成乎爲師其位尊其道嚴其教詔輔

拂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終始而不敢廢棄故君於得師爲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又主無求師之志幸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淺淡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旣與庸主遠矣乎敢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久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鍾磬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亂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周紀

魏王

魏王

魏相公叔痤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國聽鞅既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及鞅相秦大敗魏師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嘗爲殺無罪以利已仁者不爲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爲惠王言者百世保邦之道也王嘗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宜乎卒之滅魏者是乃王貴而鞅之骨朽亦久矣故夫嘉

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兵而不知所從用舍者興云
治亂之決也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
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
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
之極矣流言梯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異弗疑也具僚
大夫弗聞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叛者也周公
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衛缺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
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專秉政又用法嚴酷秦人傷
殘方且侈然自滿雖秦國素所仰望如百里奚者軼心亦
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已及也趙衰終日正言以警之缺尚

不悟其及也且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
百姓者其讎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
虔之刑不可補商於叢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
身雖微天地猶隘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
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
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云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無力者藉
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也使
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
不虞其共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三其業

乎繆留審爲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劫以威
子闕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爲是哉意者繆留於仲叔
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慎靚王

周紀

赧王

齊伐宋宋王奔魏死於溫

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
國滅之祥也宋王罔知戒懼而急於求霸用兵不息所向
戰勝侈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
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神靈變
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臚魅合謀蓋非一
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

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卿士
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績而呂氏載諸謝章曰九金
聚粹盡圖臙臘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
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詎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必
辱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言人以爲耻相如曰相
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
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
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慎卦以懲
忿爲德之修國風以不愷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
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友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

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蔣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為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勿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為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

爲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君位亞卿爲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仇堂堂全齊悉爲郡縣兩邑未下僅如着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遣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廢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旣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主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膺心賴謀議長爲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虜易若難以致父仗兵威之譏昭王乃始斬戮言者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毅皇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昭襄王

秦紀

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兵起越大夫種乎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酬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范雎以鞭笞殘息脫命箠中入秦抵讎拊魏舟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使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魏之間陷白起而致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報恩讎濟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侈厚而身不全身變而國隨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秦紀

莊襄王

三年王薨

自己不韋之策用身傳異入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
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
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父而不死立三年而薨則政
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
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主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
子為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得
而載之耳

始皇帝

秦紀

魏信陵君再以毀廢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

卒

無忌至此蓋無可為者矣觀其自處亦庶乎無悔者易曰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
欲蓋而益彰參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者胡
無禮義廉耻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戾也而况諸侯乎
而嬴楚悅色納姬者疑其故遂使大賈生取心焉自是有
天下者盡呂姓也栢翳宗廟至是而絕焉為史者當自始皇
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

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
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
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爲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爲其國忠謀
姑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旣曰反覆奚豈能
寧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
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交聘和睦者非若合從之以利害謀
也故嘗試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旣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
抵効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旣不如秦計策
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爲秦并非不幸也嗚呼子思孟軻並
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目爲迂闊無益於人之國也自今

觀之彼獲功利有氣勢赫奕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息矣矣而仁義正理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子夏之口者未嘗亡也君子當何志哉

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爲首稱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行三族罪妖言命以十月爲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三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遊四出登山告功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專用而未改是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

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
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
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數至於天其禮隆極於
秦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
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當不義則父有
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况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
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
謚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爲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
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爲我君我父而吝之哉秦人除
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爲臣子者

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亦不
若不謚之爲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忍於心孰與加美謚
之爲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
以爲薄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
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
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
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爲之地
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
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
征諸侯有罪王無曠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

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
擇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
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麀之論尚且計輟不行如此之類
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肩三數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
指西施之賸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
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畫壤必至於
交錯隳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
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寬諸侯之
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苟其敢於非聖人也至論漢唐魏
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
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
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

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
王極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怪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弃市以古非
今者族

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
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况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
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
而用之者未懲創也問其學業則高談洙泗問其術略則
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
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
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
而不差者也而卿旣是仲尼復非極軻其大本大宗如此

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爲之言耳其
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
無足恠也或曰如何爲真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
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真見也爲善如渴而厭於飲飢而餒
於食乃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產欲爲韓
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
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覆
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
見其仁矣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五世之相其爲一
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爲利哉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魯

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爲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爲後期之約請復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仇非有仕漢之志者苟得呂政斃於一椎則其心慚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旣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狐兔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二世

秦紀

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 高因陰中之以
法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
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
類之形也指鹿為馬又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
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
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
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
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為馬異事也二世
笑之以忠為欺以讒為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
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

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憤憤於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趙高弑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佑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
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効
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
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高祖

漢紀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沛公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意息誹
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說
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立根本者蕭
何也陳奢麗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定
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定建都陳山河百二之利者婁

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策勳爲漢宗臣計
其生時始皇尚未平一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
狗販繒寄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徃徃已有喋血咸陽殖醢
祖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虞心非巷議之人
隆偶語非今之罪是猶大川泛溢壞堤橫決而區區增土
石室罅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
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
之塗絕諫說之辯以一身而離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
屈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
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

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自
不觀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鬪耳。彼其見白
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爲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雖其天
資禍賊，亦有所効而爲之。此二十萬人心旣不服，即濠坑
之使秦民皆不服也。可蓋坑乎？昔周旣勝殷，殷之餘衆蠢
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
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歷至于三紀。然後丕變。昔殷今
周，混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而使周家有怨疾
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
者衆矣。不此之法而唯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
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蕭何言於漢王曰：願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

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
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善也當秦之世所
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
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
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
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九爲民也
君之求臣九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其安百
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其如弁髦則吾之術
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竿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
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
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

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
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
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
自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擇主黥布聞說而徙義三老董公
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爲
宗臣首奕奕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
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
罵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
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大將
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
藏也陳平所謂臣爲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

士耳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恠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是時王未竒信則罵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顧爲此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送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錄予蓋嘗聞之先君子曰語錄如是者皆門人勦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軍中以為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搜其國都散其積寶使羽至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來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禽亦必勝負參半而耽於寵樂宴安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茲非

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吁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而氣爲帥徃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監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王布令倍楚以留項羽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謂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諸潰軍猶未集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謂得黥布則取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主約不信顧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機百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臨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項羽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已矣於是項羽陳此義而下九江黟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首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拜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辯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桡辭亦無留志王疑畔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說

不以小弃大平獲釋黜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

所以樂爲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况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爲平去讒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旣不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譖愬而不爲別白被謗毀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答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答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

自伐其督戰之勞且當是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怠
趙人之心明且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
已而佯敗奔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
全力以待信耳信既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又
冒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躡其陳迹
間曰陷之置之則自勉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
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
死而逃求生也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
漢魏而後姦渠擅國形勢上浸則有不令之人密劾情款
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豈爲是

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碣稱陳侯而舉其
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
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
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比也使後世儉士傾夫推戴跋扈
之臣引以爲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
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養其心沛
公旣舉咸陽秦祿告終沛公主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
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爲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
志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卽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弃人間事
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
先羣臣以非禮誦之是以儉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
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
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
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
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
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吊民天且助之安用立
懷王孫心為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
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
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圍項羽無靳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速也羽
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也帝與羽俱起

布衣受命懷王約爲兄弟鴻門之隙自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爲之亦既講解矣及羽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
王假仁仗正以討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
雷轟電擊龍蛇交鬪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
之迹旣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劍並起相與圖秦兄
弟約言輔車敦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
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者也誅則誅之哭則
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
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
之人猶袁操不得不爲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昭乎
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
昭屈於向雄之言秘鑿亦請鑿王敦家以瘞而蔡興宗自

葬范義宋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交蓋王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許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爲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枝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爲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刃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宥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表術孫權公孫述之

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田橫亡入海帝召之橫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橫爲亡虜其耻甚矣遂自刎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爲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謂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四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東歸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

不待改兮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
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右還京師纔六日潁川賊
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
前列矣

帝懲秦孤立而士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三縣立
從兄賈爲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以五十三縣立
兄喜爲代王

之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
興旣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
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攷也大
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
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已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

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爲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橫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變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己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爲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

言則必借秦爲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而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齒三傑不

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為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帷間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父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掣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亦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官方之齊相公

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學其績尤偉而
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結黨以制父
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立爲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
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
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
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
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
如意者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
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
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
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
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

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
豈有費言哉

孝惠

漢紀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
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爲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
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
舉乎宜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
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

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高后

漢紀

太后欲王諸呂問平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心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

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賊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玉陵為正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

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皆為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姦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况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憾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渭橋非毀，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孝文

漢紀

立趙幽王少子辟強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始與辟強興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間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

矣。若啓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則可爲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卽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挾於天下，本以爲榮，適以表私也。

除誅謗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懲讒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而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誅謗妖言耳。此策旣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

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誅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侵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孽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溢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必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事國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爲呂氏盛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爲雩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

一端盡以爲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爲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旣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儉素務敦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雖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異乃以文帝爲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恠神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諭文帝有焉。

賈誼上書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者，臣子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焦曰：諱死者不可以得坐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帝春秋鼎盛，自諛者贊之，方有億萬斯年之祝，而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曾無介然。若文帝其賢矣哉！夫懼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人諫朝有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敵不諱，於聞天地變異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善誇而好譽其所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蓋亦監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無以爲美談。又臣之所

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顛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為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
不屈健則不貞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巳粹則不雜
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肯
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
六者天德全矣予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為人而人仰之如
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
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
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
緯雲氣之卷舒其為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潔高遠光大
變化無形質滓穢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

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消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
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
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博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
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
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救靈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
軌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
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
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
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
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况首顧居下足反居上
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赀弋履革鳥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設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士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
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
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勾芒蓐收司五方者以
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
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
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
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
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
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羣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
亦聖人之徒矣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程璜廉直
故以材宜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為相時大中大夫鄧通方

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朝嘉擢召通不來且斬
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今召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
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召通而謝丞相通至泣曰
丞相幾殺臣

蹶張張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張
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者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寔
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
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睚眦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
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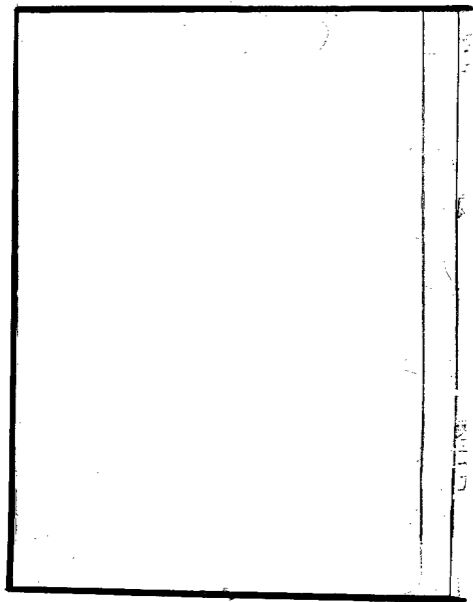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少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
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

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妻自景帝始也
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
民之倡也立愛自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志孝何
以率天下之爲父子者乎且著爲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
爲刑辟則有罔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刑必
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
耶謂費財耶耶謂防攝政之大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
矣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爲統財用固
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
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數則
同輕費重才爲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
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戒懼持攝

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大也寥寥乎載惟
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
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
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慈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私誣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爲克遵

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
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
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為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
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為
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莠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
習不反為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子
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
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志以倡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皆

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爲是猶欲繼而述之蓋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暱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况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爲子而孝爲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偽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爲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

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
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爲忠孝亂賊之
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
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
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史自爲
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
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爲善者安所得
賞爲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懵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
德者不肯苟祿利爲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
黜葦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旣
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者舉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

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爲帝之德莫與抗者循是而行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况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一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

亮為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指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棄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啓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橫譏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尊皇為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說

奇衺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
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
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爲夷狄爲禽獸而不
自覺其本乃自於茲人爲讒爲邪爲奇衺爲利口爲橫議
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
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衺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
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
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
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
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網紀古訓較其
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

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由公曰爲治不至多
言顯力行何如耳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
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
而不以辭采爲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爲尚申公之
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
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爲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
又留魯邸而議巡狩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
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爲之說者必著其
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

晉又以言於愍帝天道者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庚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蓋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庚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

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戾太子生而廷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井陘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矣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實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爲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入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

宮室或遊敗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
闢遠以爲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汙不齊害有大
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
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
莫大手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
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
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
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
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
靡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為謁者以嚴見
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
蓋六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
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
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
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
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
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始
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論譟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本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
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數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發今指孝子圖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孽人

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
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
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
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噤鳴而死皆湯啓之也
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
云公卿自是譖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譖諛也况
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
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
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
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

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德
遠非瞽所能過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
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
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
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
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
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
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
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
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
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
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藥大爲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旣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首茅之賞而榮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爲比晚節奔逐願爲中郎將出入禁闈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爲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纒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下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式

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爲公卿而耻於入貨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

匈奴且自言不願爲官天子賢之拜爲郎擢爲宰相又願
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敗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
未幾遂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武以
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
直什百而已哉官旣尊身旣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甚
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
病民筭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懸官不當爲則天下
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
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
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
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爲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爲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婁是則自強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屋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蔽詐以

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
族陵家陵償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夫如此君臣之
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旣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
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
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望善射射命中且匈奴
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
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
所忌也嘗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
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專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

所爲立君者爲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
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

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雜草者錢鏐獲鋤
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
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
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無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
天覆然民何至於爲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爲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
子踈莫親於妻子而有踈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
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
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
充旣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充乃舉劾東宮家使
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欺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

人為之師傅朋友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諧太子與宮人鹹不為覈實遽增太子宫人文遂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巫入宮掖啓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為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思盡疑左右為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忿忿斬充矣胡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為少傳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

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及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改過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

矣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
遠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
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
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享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
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爲太子賜其母鈞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
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
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
哀姜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
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
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

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為之諱其立

未嘗絕也。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奚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夫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我未精矣。又况與葵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世人加惑也。電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儻不疑爲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

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直卜儻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具臣設不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為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况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然後爲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爲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聖人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爲孝也夫姦臣貪執政利已恣君變之則劫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爲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爲心則宣王又將流于彘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
慮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啟告於前賢良文學對
詔於後雖大將軍又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
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
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
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
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焉武帝祚識
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
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敞薨之時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又不
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
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
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婕妤爲后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父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
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
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
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肇於此光謂廣
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
耶不忌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誓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
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
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闈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
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
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問問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
矣光雖誓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
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
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奪權怙勢又
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
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
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

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詔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撥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我者不得其事猶可自言親友之者乎諫諍禁閹腹心耳目蓋帝五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為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子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為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蓋猶襲主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

勝以死守義則阿諂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墮矣宣帝
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暨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璽無狀
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
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爲惡也猶豫吉德乎有
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爲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
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况石之於帝爲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
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弑
矣弑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
二主妻毒皇后而署衍勿論上浸之勢不太迫乎尋即納

女遂登翠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顧且猶
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弑宣帝已及耶史稱光沈靜詳審
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
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
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為外舅父母專制
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
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
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
動為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

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
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
鉗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
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行挾毒之禍而顯禹
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
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
爲難况顯禹乎檢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手孝宣
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
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
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纁亦可乎謂死者

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
腸題漆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
父子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惜玉章以
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
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
之効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
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
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
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
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

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更多爲虛名而摠覈名實之政其
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龍蟄君上之姦術也爲君
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
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
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亦莫
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
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
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
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倍克而名曰抑兼并實
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
外舍而奏國圖空求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
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

也僕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
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
不足以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
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興不自躬顯禹雲山
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
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爲驂乘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
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三也署衍勿論
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爲虛
已歛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
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

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勲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弒后謀反
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
塞無可譏矣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
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
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
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爲人後
者之事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蓋
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爲其父
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
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

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降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

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
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
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
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
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
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踈之也
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踈之也
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
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
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甚又昭昭然矣
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
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親

心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爲孝有司探其不自克也往往
獻佞以爲忠夫宣帝之徵羣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
園迄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
奏嗣昭帝後爲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爲後見其
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爲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
弃之也予以啓後來冷褒段熲等誦邪之奏而師卅傳喜
之正議不伸於是宋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
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
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者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廣漢獄吏展守
關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旣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讎芥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生君此則賢

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變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爲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因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者佞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一年不太晚乎霍光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

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羈縻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嘒嘒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宋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爲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爲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

而踈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博之以頹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踈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二則非以童以帝王子孫所尊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贖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哉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委嗚呼其愚暗無能爲一至此是則其贖贖有素踈廣贖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廢有焉苟以知止則廢者淺之乎知
廢矣

同錄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中書
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局
召以法律爲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
以傳子孫上以爲怨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請以爲
不道下獄寬饒自刎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家禪歟
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莫感安
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
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中書喉實而寬饒

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藏宣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
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
禮樂爲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爲至
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
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
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
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
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劾尚方事及取官
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弃市
揚子雲以韓馮翊蕭望之爲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

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

皂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寃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嘗奏憚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

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平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執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砒碓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爲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誥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八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慙感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卒由此也豈不爲狂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洽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出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揚韓四良

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
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
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爲而至
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與兵革親致康阜其心
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垂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
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鸚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
有他異焉乃爲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鴉爲神爵神
爵爲鳳凰則鳳凰羣集非鸚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
使有鳳尚不足貴况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策
爲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鸞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
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樸射石顯文與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事
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
爾祖言子孫當有視侂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
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
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
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踈斥馴致禍亂
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
元帝聞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
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愈哉

復以周堪為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

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
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
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
假賊為鄉導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
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醜之後稱疾告致為臣而去可
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
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分固薄遽陳
考功法帝銜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
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
安能以立談而辨耶又况元帝庸懦非可仗者房不鑒蕭

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獻求難乎免於盈成括之死矣房
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爻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
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
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
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采果寒涌房知不免矣猶上䷗以
趙高斥石顯冀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
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
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爲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爲
不可封劉向以爲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所

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臣
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爲刀筆可乎或
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
後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魚公羊結膠陳人之婦遂及
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
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
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
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
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
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
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
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新編 漢書 卷之九

卷之九

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孝成

漢紀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慙而死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曰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竟陳咸百官仄目一迹其視孝元猶虛靈耳衡譚奏之以警

上心豈可指爲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効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効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本少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爲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爲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其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蓋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止柄移外家豈天不昏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巢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以爲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書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參

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
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位
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
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
與明使王尊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
老公乘興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
析秦章之詆欺則一時闕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小小
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訕上
之誅是誠美政然旣復用王尊拜爲刺史而張忠楊輔竟
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乎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
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廟之間

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假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俄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舉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恨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謹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為讒為邪為比附為異意為歸怨於君父為徼利於後來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為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過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噤一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

在上又心服矣

初上即位拜張禹為光祿大夫與王鳳並領尚書事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為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復詔起鳳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入君於其臣知其蔽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諫
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
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君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
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壘代
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勅章阿附諸侯
以萬乘之上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
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薨上海不使譚輔政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士異哉嗣世之君
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軌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尊
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
葛藟之詩所為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篤愛於

翼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如
厚舉祖宗之天下而卑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爲孝乎爾
漢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
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
以不使與政爲慊至使賊莽誅英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
母可不悔哉戊申之剽形乎國風城杞之貶言乎魯史自
是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
族則舜文之德有闕矣意等祖之義人治之文者也人
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
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

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採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間劉向向日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

專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竒恠鬼神及僊人不死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徵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害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與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旣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

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余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秦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以承謠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言者以災異為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恠，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眾陽所宗而受
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
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
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
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
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
背上也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
將殺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恠而不語也正君
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
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
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

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講人不知禹所守經
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一氏禹有力焉尚方之
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
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
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爲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
不爲少章旣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
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謹論並無采納獨杜欽
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旣奉大宗

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主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其主後太子
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大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入謝
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世久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典制
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
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
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
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貪義趨利不奪不
饜孳為此至於弑父臣為此至於弑君當是時而責為人
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
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子乎人倫
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為父子者何由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群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入祇益趨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爲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學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

微有知識固將束修執贄而在弟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
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
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
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
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
下以明習人倫爲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
多弟子貢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好燕樂孔光等則亂
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
何以太學爲哉

劉向卒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
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

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
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
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
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
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
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漢紀

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
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
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
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

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弃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資穎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不宜毀制可

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

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請免爲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

茲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機者以爲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背違大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熲董宏之媚詭是從而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爲大司馬先奏高昌

稱引主泰註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
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
多以莽爲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爲寃凡哀帝卽位于茲三
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憊憊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
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冤獄治誣告黜諸人
以濟其私革漢爲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
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
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立入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十
莽將何取噫此爲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
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推辱

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賤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為榮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驗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弊之耻而伸侵侮之忿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

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虜儀單
于執國珍鬻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
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
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壁窟大木遠條枝
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蠶
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
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漢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優禮遣
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耻與並
列乞骸而去纔免就國中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纔罷歸田

里孫寶祖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逮龔勝那漢
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
放也逮德下衰險微愈甚曹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昆章
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恠乃夜持血洒莽第門吏覺發
之莽殺宇腰斬章弟子千餘人獨云敞抱尸歸葬之

漢推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云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
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
理義可陳乃欲爲變恠以驚懼之其僻陋如此不知章之
所以爲名儒致弟子千人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宇禍矣敞
之事章可爲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雍靈臺

明堂辟廱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放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木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

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
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
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靡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
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虫各得其所鼓鏞簾業莫不均調於
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靡而已辟
君也靡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雝在宮爲
辟靡之靡故知靡與雝同又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矣文
王有聲所謂錫京辟靡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王制紀
天子之學曰辟靡諸侯之學曰類宮未知何所本始而云
然也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絜
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
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

遂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錫京辟靡則知
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則疑非
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
征伐皆於泮宮為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
教句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
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大學又建辟靡取則於此是
周時辟靡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大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薨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
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偽行內懷姦心而舉
以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
尊事貴其子壻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

二罪也稱恭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恭納女
為后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
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
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乞無片言五罪也
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恭晏然不降
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以烈君當漢元時力
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
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
慎削彙不泄以為盛德是猶愛鉞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
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史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其有刑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世亦恠莽何能致百姓譽也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
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教人
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
實疊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
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
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偽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
舍而曰獄空縱遣劫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草滿野縣邑
比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為
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中傳將孺子下殿北

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第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幸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爲公侯者又羣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中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爲乎愚故續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以大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爲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慮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今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壻猶天未嘗無目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呂政爲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一鬲秦廢井田是以兼井起又置奴婢與牛馬同隸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無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以

莫猶在乎已故均地利以子民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
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
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
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為兼并則
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况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
猶未厭足多為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養
民之良法是策能施仁而距可責禮讓也不亦遠乎天下
田而以己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為如何民以為如何雖然井
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為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
牛馬同閼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
不可以賜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可孫也
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為諂也而孫非諂也可
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為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
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
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
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
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潔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
於名教多矣何名為無益於人耶

揚雄卒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
實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

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為盈為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龜勉遲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懵然不知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豈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劫莽事涉秀涉自殺

劉歆博極羣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以應之
豈非童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
翼賦莽豈漢為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莽以遂
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
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
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亡者此
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為之
也總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
其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諸將攻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栢譚延壽
費輿田況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為

難孰不能事人能得所事之爲貴尤也材氣不羸策書皆
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炫而失身
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莽矣
貢尤不當仕莽可也旣已立乎其朝貴爲將相乃欲臨難
以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欲使
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
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
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
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
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
譽掩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
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

柄在再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比得復用於是改前日
所爲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
異謀終於夷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厭至於篡奪
禍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
悲夫或謂莽旣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
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
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
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
而應乎人何名爲逆哉旣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
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况莽全用詐謀
誑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求保
長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未
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仄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
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旣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
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
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
河此亦且不保况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
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挾人陰私搜剔記疏
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
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爲如何

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旣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觀矣歆不降何待然爲

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退之文金鼓一
停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
其為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證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
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王比擊元來大捨五階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僅
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眾不知所為吳漢曰卿
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三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為一
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
百萬之眾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
一山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充國所以徐
而師之老將持重也知此也然則王遽散兵歸保范陽

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即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隘心忌衆如李存昂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世祖光武

漢紀

諸將因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

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
狀以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
定眾情缺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
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恠而躬自蹈之其為
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
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
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號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復
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
下士寇恂以此說耿况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

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
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弄文書反仄以
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
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斃此所以光復舊
物身祿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
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
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
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鼗鼓祝敵笙鏞相
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自知罪
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

劉縯河水在此吾不食言縯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
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
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縯軼鮪勸并縯殺之而鮪
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
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
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
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閭
之恩師友之分踈非有游談之助授羊之先也蕭王至鄴
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

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入關
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
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
鬱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
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
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
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
此而圖形雲臺藏名於室爲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
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士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
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
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
迄三代襲爲成法漢初旣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
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
時以功勳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旣廣所入旣厚
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

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
乃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况陰
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議帝原初心論先取

豈有德思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筭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我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賈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示怨意賈已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習矣豈可與廉將軍班

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我使後意謂然後開會而聽其
歡釋則无善矣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慮全以會
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入焉誰世絕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且設有人焉和光
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
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
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
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
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

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稔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恠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才爲事。其有能旁招遠取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爲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然不必強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爲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爲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